

青年文学关键词

“都市”里的人间和世界

——青年作家“都市写作”观察

□高 璇 李昌鹏



因素的载体。

海南作家林森以《海风今岁寒》《海里岸上》《唯水年轻》《心海图》等作品为读者熟知。他特别提到,都市是小镇少年出走的终点,是他们向往的世界,这反映了都市作为梦想和机遇的集合地,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包容性。同时,他还认为都市文学应该深入挖掘都市的各个层面,文化的多元性需要被更全面地探索和表达。

上海作家张怡微在访谈中提到,“海派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变动的文化,海纳百川的意思就是包容各种外来文化,包括周边省市的移民、海外的移民等等,它们共同形塑了市民精神。她强调都市文学最终要回归到人,她在《锦缠道》《端正好》《冉冉云》等短篇小说中,就着重探讨了人与都市的关系、都市中人与人的关系,从而折射出都市文化的复杂性和包容性,它不仅仅关涉物理空间的共存,更凸显了地域文化和人际关系的交融。

再现都市与人的共同成长

书写都市本体涉及都市的成长史,许多作家都曾尝试写某座城市流变的具体过程,以充满文学质感的记忆再现时代的变迁和都市的进化。在这一层面上,“都市小说”这一概念,包含着对都市本体的再现,涉及一座都市的前世今生。宁夏作家马金莲曾在访谈中说:“生活是日新月异的,是生生不息的,是富有创造性的,紧紧抓住生活,其实就等于抓住了一个法宝。”作家们通过探讨个体及群体在不同时代的复杂联结,为读者理解一座城市的历史与现实提供了更多视角。

宋尾的作品常常从个体的视角出发,通过探讨个体的生活状态和心理变化,表现都市群体无意识的嬗变,书写都市发展的进程。在访谈中,宋尾提到自己的作品《华侨城》是一种未完成的状态,象征着都市化进程的未完成态和不确定性。江苏作家汤成难的小说集《一棵大树想要飞》和《J先生》等作品,通过对个体命运的描绘,呈现出小说人物身上城市的历史背景。她提到“小说即精神”,认为小说是反映和探讨人类精神世界的重要载体,而这个精神世界是由历史与现实中的具体城市共同塑造的。

曾旅居广东多年的河南作家李知展的作品《平乐坊的红月亮》以平乐坊为观察对象,展现出岭南市井40多年间的变迁,让历史与现实相交融,普通人在时代变迁中的都市生活和情感体验,反映出历史的重量和现实的丰富容量。贵州作家李昆执着于探索历史与现实的复杂关系,他的《风过处》《雾中河》等作品通过对人物的深入刻画和对事件的精细描绘,揭示了历史对现实的影响和现实对历史的回应,展现了一座城在历史进程中的起与落。定居辽宁的作家曾剑也在《岳父的桃林》中,以一座煤城为背景,写出了上一代人“在那个年代的爱与温暖”,试图阐释那种正在消逝的工业城市的独有气质。

将目光投向未来,推演一种未来景观

都市小说不仅在以现实主义的方式进行书写,在推演未来都市时,它也呈现为科幻小说的形态。在受访作家笔下的众多科幻场景中,最常出现的是未来城市、异世界和平行宇宙等。作家们将目光投向未来,让人物走进全新的都市背景,这些背景的原型,几乎都来自现实中的都市,由此可见“都市小说”亦包含推演都市的未来景观。

广东作家陈崇正意识到,以往所谓严肃文学和类型文学的边界之处正开满美丽的花朵。他近年来的写作逐渐走向科幻,在《悬浮术》《美人城手记》等作品中,他的科幻加寓言式文体,为新南方写作拓展出新的创作领地,呈现了

一种将来式的都市景观。同样生活在广东的作家李衡夏也在努力探索都市小说创作的新路径,他的长篇小说《无无》将都市女性、伦理哲学、未来幻想、人工智能等元素引入他的狂想世界,堪称一次以“终极的浪漫主义”为名的文体实验。

具有多年跨国生活经验的广西作家杨映川有一个创作阶段将大量超现实的元素引入都市生活,但小说并不是重金属高科技的题材,重心依然还是在人性上。这说明,当下都市生活带给人的“魔幻感”犹如铺就的一条长长跑道,会令作家们在不知不觉中滑翔、起飞,进而实现向想象世界的腾跃。

卓越的作品可以创造一座城市

从创作主体的视角看“都市小说”,都市的面目正越来越趋同,因而不容易写出个性。安徽作家刘鹏艳说,“当‘都市’成为文学的固定标签,也就意味着文学的某种同质化”,蔡东也非常警惕“同质化的叙述和景观化的呈现”,因为“那些并不会丰富和加厚一座城市,而卓越的作品则可以创造一座城市,所以不能仅仅止步于再现和复刻”。所以,作家们一直在通过具有一定主观意味的视角进行聚焦、剪裁或取舍,在最大程度上发挥创作的主观能动性,寻找自己所处城市的独特气质,并通过文学化的记录建立起独属于一座城的气质。

因而,形塑一座城市和养成书写特质,这两者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正如李昆要捕捉“人类久居此地诞生出来的内心性与风貌”一样,汤成难在谈论人物个性时也以城市地域为类比说:“扬州没有山,属平原地带,它缺少山峰或起伏,却带有一种隐忍和内敛、包容和承受。”广西作家徐小雅则认为,一些读者认为自己的语言很绵密,有种潮湿的味道,“这正是城市在我身上打下的烙印”。

不同地域作家的作品,常常会自带不同的地域“味道”。比如林森的作品中有海岛气息,陈崇正的笔下有潮汕味道,福建作家林筱聆的文字中有飘逸的安溪茶香;而张怡微的笔触是甜与糯的,吕超的笔触是酸与爽的,贾飞、宋尾笔下是麻与辣的,宋小词行文则如武汉的气候热浪滚滚……这些味道和气质源于一方水土的滋养,为当代青年作家的作品带来极强的辨识度,从而进一步凸显了在地性写作的特色。

都市题材小说包含着对未来的丰富展望。在这一代小说家笔下,人和城市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形态,还尚未被充分地表达出来。不过他们深信,都市是全新的人类生存场域,必然具有其独特气质,因此需要通过书写都市中的无数个体处境,努力洞察甚至前瞻都市化进程中对人的影响和塑造,从而让一部作品更具现实温度与内在灵魂。如同四川作家贾飞谈到的,“没有思想,没有哲学,一部小说只能算是一个产品,没有活下去的灵魂。”在江苏作家周洁茹的想象中,“我们的未来,都市与都市之间再无边界,我们的文学状态也会达到一个更为自由自在的状态。”陕西作家阎海东也期待“未来一代的都市文学,能大面积地达到整体厚重而又幽微入骨、洞彻现代性本质的高度”。

通过访谈,我们对这一代承上启下的都市写作者有了更为清晰的观察。他们的写作大多从乡村、城镇出发,最终走向城市,进而记录下了现阶段都市化进程中的纷繁景观,有效地实现了文学书写对现代化浪潮的主动回应与审美重构。但同时也应看到,围绕都市现场仍有许多层出不穷的议题在等待作家们去挖掘、去探讨,例如在个人成长、职场生态、消费观、婚恋、育儿与家庭观,网络文化传播、传统文化复兴、亚文化景观等方面,几乎每时每刻都有新的热议话题,这就需要作家们始终保持在场,持之以恒进行观察、记录、思考和书写。

(高璇系《都市》副主编,李昌鹏系作家、出版人)

“文学苏军”青年方阵



2008年开始从事小说写作的孙频,迄今已有十七八载的创作生涯,出版20多部作品。

以创作于2016年的《我看过草叶葳蕤》为节点,将孙频的创作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这样的划分方式成为孙频和诸多研究者的共识,并逐渐引申出关于孙频创作风格变化的论述:题材上不再以女性为主,叙事方式上多用对话和动作而非侧重心理描写,更为重要的,是由极端化美学中挣脱出来,关注个体生猛酷烈命运之外的更为辽阔的世界。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在这样的关于创作之“变”的叙述之外,孙频作品中“不变”的一面受到一定程度的忽视。“我喜欢写小人物”,他们“才是生活的本来面目”,代表着“平凡,努力,倔强,丑陋,慈悲,罪恶,还有必将到来的死亡和对生的渴望”。对于小人物的挣扎的书写,是孙频在创作中始终坚持的内核,也是支撑孙频不断取得自我突破的内在动力。

通过对《同体》中的冯一灯、《乱身》中的常勇、《不速之客》中的纪米萍、《丑闻》中的张月如、《三人成宴》中的邓亚西、《自由故》中的吕明月、《月煞》中的刘水莲、《我看过草叶葳蕤》中的杨国红、《松林夜宴图》中的李佳音、《皎在水中央》中的范听寒、《天体之诗》中的李小雁、《我们骑鲸而去》中的老周、《猫将军》中的老刘、《阳台上》中的老康、《以鸟兽之名》中的游小龙、《骑白马者》中的老井、《海边魔术师》中的刘小飞等百余个人物的塑造,孙频构建起属于自己的人物谱系王国,书写着小人物生活中的善与恶、常与变、残酷与温和。

“我是一个有避世感的人”,“一个敏感细腻的人有时候容易产生逃避感”,从这个角度来看,孙频的写作风格与个人性格也有一定的关联,她注重描绘的不是进入大城市的人们,不是彷徨的都市男女,而是身处或回到边缘位置的小人物。小城、山林、矿区、海边,这些地方是他们生活的外在环境,也是他们逃离的去处。相而言,没有纳入三部曲系列的“矿区”,未能得到研究者的更多关注。山西多煤矿,这几乎构成了地域文化的一部分,而在吕梁山区县城长大的孙频,因此和煤矿有了或多或少的接触,沿着矿区文学的小路出发,创作了《光辉岁月》《皎在水中央》《狮子的恩典》《白狼夜行》等小说,再加上最近发表在《收获》2025年第1期的《地下的森林》,共同构成不断丰富的“矿区交响乐”。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小城、山林和矿区,海边对于孙频而言,是完全陌生的。“一个人终其一生不可能只写自己的家乡”,孙频有意尝试与故乡相偏离,“去写戈壁滩,去写海岛”,去努力接近和了解不熟悉的事物。可以说,孙频所书写的故乡与他乡,都是为了安放避世的灵魂,寻找属于自己的精神原乡。

容易为人忽略的是,在孙频的小说中,一直存在着若隐若现的时间印记,快速变化的时代节奏与跟不上时代的人,构成了一种极大的反差。“花朵会让时间加快转动,花朵周围的空间是弯曲的,是有弧度的。”这是《落日珊瑚》中阿梁对“我”的说的,而它也可以视为对孙频作品中时间与记忆主题的捕捉与提炼。在故事所讲述的“加速”与“弯曲”的岁月中,见证着孙频通过田野调查和细致描绘,所期望实现的对于在地化的现实世界的反映。而那些回到边缘地带的小人物,则是时代大潮下的落伍者,是不应该被忘记却不断被遗忘的人。以此观之,孙频在小说试验中使用的多元化的艺术形式,“融入了书信、诗歌、非虚构的采访、戏剧等各种镶嵌方式”,如《以鸟兽之名》中的小说写作、《天体之诗》中的采访、《我们骑鲸而去》中的木偶戏、《海边魔术师》中的信件、《地下的森林》中的诗歌等,都起到了进一步拓展时间维度的作用。在此之外,评论家所注意到的孙频小说中出现的“重复”现象,可以理解为一种记忆层面的反复与加固,是借助自身的重复化叙事建构时间与记忆之城。

“80后”作家与女性写作,是批评家在探讨孙频作品时频繁出现的关键词。不同于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最早一批崭露头角的“80后”群体,孙频选择从小城出发,不断重返边缘,固执地坚持着自己书写小人物的中篇小说创作。置于女性写作的发展脉络来看,张洁、王安忆、迟子建、残雪等在20世纪80年代开启了女性意识觉醒浪潮,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林白、陈染、徐坤、徐小斌为代表的女性作家开拓出私语写作的空间,书写个人的体验与记忆,卫慧、棉棉选择在世纪之交更进一步,以“身体写作”颠覆男权意识,同时也滑向欲望叙事的泥淖。成长于新世纪的孙频,所面对的是比世纪末“更加破碎、更加寂寞、更加不安”的世界,而弥漫在日常情绪中的“孤独、虚无、苍凉”,也成为孙频所感知和书写的对象。这样的关于自我和现实的思考,承继着当代女性作家深入个体精神世界的艺术探索,同时彰显出孙频尝试开辟出属于自身的美学风格的追求。在这条延长线上,还有同时代的张怡微、颜歌、周嘉宁、朱婧等,她们以各自的寻觅与突破,书写着当下的现实与现象、热烈与虚妄、美好与破碎,以回到自我与拥抱世界的方式,共同构建起属于新的时代的众生相。

在一次对谈中,孙频提到“人的本质就是这样,每个人其实都是一座孤岛”。在这里,“孤岛”既是每个人的生存境遇,同时指向包括孙频在内的文学家的写作状态,更为重要的,它也是孙频在作品中反复书写的对象。“我的每一篇小说里都埋着一个核,这个核就是很深地打动过我的那个点。”无疑,每次写作,打动孙频的点各有不同,但在这其中,“孤岛”一直吸引着孙频,由“孤岛”到“孤岛”的历程,也成为理解“逃离与归来是一体”的一种方式。而在孙频的文学“孤岛”上生活着的矿工、画家、诗人、摄影师、教师、店主、林业员、水手、罪犯等等形形色色的人物,他们都在“暗处散发着光芒”,并在某一瞬间照亮了孙频,也照亮着阅读和感受作品的读者。

(作者系《扬子江文学评论》编辑)



他们都曾在『暗处散发着光芒』
——论孙频的文学创作

李
杨

青推荐

小说集《春水流》:

书写那些隐入尘烟的“渺小”

□邹世奇

透过作品,能够看见作者本人的心性。在王明宪笔下,能看到一种天性的纯良,一份天真的执拗,以及一种疾恶如仇的气质。在《黄纸白花》《扎纸人的人》等篇章中,他采用中国传统“善恶有报”的故事逻辑,因为不忍心让“不被看见之人”就这样无声地死去,要以某种方式给予他们生之希望、生之温暖和纯良。

王明宪的爱情观也是古典的、雅正的、纯粹的。对于爱情,他注重的是心意相通、意气相投、不计得失、忠贞不渝,甚至有柏拉图式精神恋爱的意味,最典型的比如《春水流》。在《小武哥》《房祭》等篇什中,男主人公所希冀的,也不过是贫穷日子里的一份相知相惜、不离不弃。

作为一名现当代文学博士,在小说创作过程中,王明宪不仅以作家的自觉来体悟和感知世界,同时也以批评家的视野、要求来践行创作。比如《扎纸人的人》,故事开头以“我出生在下庄”带领读者进入到他的“下庄世界”,同样以“再后来,我出生在下庄”结尾。那些创意写作课程中小说的结构技巧,被他用更丰富的叙事方式和伦理

关怀灌注于小说创作的更多面向,体现出学院派作者的稳扎稳打和探索实验。

王明宪有多副笔墨。除了自身一贯的创作风格外,也会戏仿名家的风格。《春水流》这部小说集里的《普渡寺》,就是一篇戏仿古龙作品的武侠小说,模仿得非常相似,小说本身的完成度也很高,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他的潜力和才情。

多年来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习和研究,令王明宪熟谙各种现代、后现代的小说技法,但他的写作不以先锋的姿态取胜,反而走的是传统现实主义的路子。他写农村也写城市,完全摒弃故弄玄虚,而是认真真地写故事,扎实地塑造人物,大道至简,大巧若拙。他笔下的故事几乎都饱满圆润、神完气足。

现实主义是最广阔的路,而王明宪的文学准备如此充分,写作才华如此丰茂,让我们有理由对他未来的写作报以更大的期待。

(作者系青年作家)

孙频“小城女性”系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